

吳越春秋

二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

左傳作闔廬
史世家同

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

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

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

而可伍子胥膝進

膝行而進
出莊子

垂淚頓首曰臣楚國

之二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

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

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繫禦之使今幸奉

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

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與於危亡之地然憂吟

豈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不

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

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

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

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

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

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

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
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
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
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廻四十七里陸門
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聽築小城周
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閭

門者以象天門通閭闔風也

史記律書閭闔風居西方閭者倡也闔者藏也

立

蛇門者以象地戶也地戶為闔閭欲西破楚楚在
西北故立閭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

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

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鯨以

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

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

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備習術戰騎射御

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

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

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曰

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

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似天伺地陰陽同光
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
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
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
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
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
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
至今後世卽山作冶麻經姦服然後敢鑄金於
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

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
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
鐵以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
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
甚重旣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
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鏗中缺者
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
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
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旣寶莫耶復命於國中

作金鈎令曰能為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

通作

金遂成二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

曰為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

鈎手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豐成

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

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

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

聲絕於口兩鈎俱飛着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

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

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來奔吳王問子

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左傳史

記白俱伯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奔聞臣在吳

而來也闔閭曰州犁何罪子胥曰白州犁楚之

左尹號曰郤宛郤當作郤詳此善似以伯州犁郤宛為一人按

春秋昭公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犁之

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吳世家曰楚誅伯州

犁其孫伯嚭奔吳此云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陟遙切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

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爲酒一至宛家以
示羣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郟宛之
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前陳
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爲之及平王往而
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
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誅郟宛諸侯聞
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閭見
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
爲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
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
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
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爲
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
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
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
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
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
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

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

王

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乎？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平聲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

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
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
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
之喪訢恃其與水水字下當有神字戰之勇也於友人之
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
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
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日戰不移表與
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
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

吳越上

廿八

馬

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
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卒音

字景當詰責恨怒並發瞑即往攻要離於是作被要

離席闌至舍誠其妻曰我辱勇士椒丘訢於大
家之喪餘恨蔚蔚音志瞑必來也慎無閉吾門

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闢入
其室不守放髮僵臥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持

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
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

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
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
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
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
肖也前拔子劍手挫碎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
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立
訢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背占者占疑當作
覘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
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

吳越上

卷

精

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
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
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
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
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
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
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
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間接矢不可中今子
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

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
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
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
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
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
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
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來見慶忌見曰盪問無
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
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盪問可得
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
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盡坐與
與言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
作於慶忌顧而揮之三掉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
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
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
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
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
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吾

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二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才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爲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於鑒辨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無陳一篇王不知口之辨善其意大悅問曰

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
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
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堦葵操劍

盾

聖尹切兵器所以蔽身

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

旋使其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
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
袍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
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
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鉗孫子曰
三
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
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
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
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去下之令曰寡人
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
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
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撫鼓之當左右進退
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
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

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
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
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
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
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處
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
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
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
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備謀欲

入郢

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即江陵之紀南城也

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

吳越上

三三三

精

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羣
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
境不絕於寇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
成乃謂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
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
言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
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
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

伍奢

伯州犁與
郤死而三

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鄰國
所笑且郤郤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員白
喜秉威銳志結讎於楚故彊敵之兵日駭楚國
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
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曩之罪
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
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
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
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

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樽題湊為中

推木內
向也

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

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六
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
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
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
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越絕湖
皆作胡而問曰寡人
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
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

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
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
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
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
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
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
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
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
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

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
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
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
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
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今字當作

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邪溪在會稽縣南二十

鑄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濶若邪而取銅破堇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邪溪之銖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

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
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

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胥之謀是為闔廬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為三年何也六古國阜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是其地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作潛

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闔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檇里

吳越上卷

三十六

昌

預解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檇里左傳史記俱依檇李檇音醉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當言公孫不得

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

於豫章

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北者土地

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不得入郢二子

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破之遂圍巢克之

獲楚公子繁

守巢大夫

以歸為質

見左傳定公一年宋隱曰當為闔廬七年史年表世

家皆書之六年此書以亦因以為據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余
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得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
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為兵天下疆敵
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二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
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
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
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曰昔蔡昭公朝於
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各以一枚獻之昭王
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
不與子常三年留之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
二文馬二馬名肅與駮馬也
美音霜亦曰驪驪子常欲之公不與亦三年
止之唐成成當
作人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
成公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
公歸國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囚
願賞竊馬之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嘗
絕口蔡人聞之固請獻裘珮於子常蔡侯得歸
如晉告訴以子元與太子質左傳云以其子元與
大夫之子為質者是而
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

謂唐蔡曰楚為無道虐殺忠良侵食諸侯國

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二君有謀唐侯左傳侯

使其子乾為質於吳三國合謀伐楚舍兵當作舟吳乘

舟從淮來過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為陣漢水源出武都

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別山

至於大別山杜預曰二別在江夏界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陽縣南大別山在漢陽縣北有大別山地志水經

云在安三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亡史皇曰今子

常無故與王共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

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柏舉楚地闔閭

之弟夫繁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

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

繁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

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失敗走奔鄭楚師大亂吳

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吳因

奔而擊破之雍滯左傳作雍澁五戰徑至於郢王追當

作於吳寇出固將亡與妹季芊綿婢切楚姓出河灘

河水出崑崙崑崙與睢同杜預曰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

是楚王西走也按水經睢水出梁郡縣縣道元註睢水出陝縣縣西之間楚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去吳師遂

入郢求昭王王涉澠濟江入于雲中

楚有雲夢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

郢夫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此雲中言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圖經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

暮宿羣盜攻

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

左傳作王孫由二

隱王以背受

之中肩王懼奔鄭

音云江陵有鄭城楚昭王時鄭公所葬今松滋也

大夫鍾建

負季芊以從鄭公辛得昭王大喜欲還之其弟

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殺之謂其兄辛曰昔

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

臣敢讎之者夫乘人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

孝也動無令名非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季

弟巢以王奔隨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

在漢水上者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

何寶之

寶當作保

閔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

重惠也隨君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

今隨之僻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

改若今有難

去聲

而棄之今日安靜楚敢不聽命

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俱

亡陰與吳師為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即割

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留伍胥

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
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
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
次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
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
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
時吳師入郢則獻公時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

此亦云
定公諶

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
得一橈音饒
小楫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

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又

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言與語公

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怖令於國有

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

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言蒙

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

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曰急申包

胥言在申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

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保境

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

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踵足後蹠之石切足下也劈

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

秦桓公按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桓公誤素沉酒不恤國事申包

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

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

如此七日桓公桓當作哀大驚焉楚有賢臣如是吳猶

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

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

同仇包胥曰臣聞戾德左傳國語皆作夷德無厭王不憂鄰國

壇場之患逮吳之未定王其取分扶問切焉若楚遂

亡於秦何利則亦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

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

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

伏臣何敢即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

聲水不入口秦伯為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蒿里興

兵伐吳吳在楚越盜

掩龍衣之左傳定公五年越吳吳在楚也

六月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

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

與吳戰而即會之大敗夫槩

即會之左傳作自援會之援楚地也文記亦云

敗吳於稷

七月楚司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

守私以間兵伐唐滅之

唐從吳伐楚故

子胥久留楚求昭

王不去夫槩師敗却退九月潛歸自立為吳王

闔閭聞之乃釋楚師欲殺夫槩奔楚昭王封夫

槩於棠溪

左傳史記棠溪作堂司馬彪曰汝南有棠溪莊亭麻功曰堂縣本房子國

闔閭遂歸子

胥孫武白喜留與楚師於淮澨秦師又敗吳師

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兄身戰暴骨

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亡國失衆

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將來

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吳

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彼焚雖

敗我餘兵未有所損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千戈

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

足矣子胥曰自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讎如此

者也行去矣吳軍去後昭王反國

徐天祐曰楚臣多亡臣也

子子靈賈自奔晉迭為謀主楚是以有繞角靡角巢鄢陵之敗由賈之奔鄭也將遂奔晉賴驪子有言益其爵祿而反之子孫傷仕於楚而世為忠臣其後伍奢伍尚卒困讒口無罪而父子就戮此子胥之出亡所以報楚入郢讎其舊君而甘心焉是舉也隨與鄭亦與有愛而唐卒受禍微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何以能國詩云

打荆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犁而寇不絕於境

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姦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

王困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

作窮劫劫疑當作切之曲以暢暢當作傷君之迫厄之暢達

之暢達當作而暢達之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乘烈烈疑當作不

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

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

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

發留兵縱騎虜荆關楚荆骸骨遭發掘鞭辱萬

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

卿士懷愴民惻悵音庚悵悵悲貌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

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褻昭王垂涕深知

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子胥等過溧陽瀨

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飢於此乞食於一女

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
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
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
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
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
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
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
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鱠將到之日過時
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

吳越上

四四

昌

臭王復重為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閭
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闔閭曰破楚門
復謀伐齊齊子使女為質於吳吳王因為太子

波聘齊女

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

女少思齊日夜號泣

因乃為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
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今

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

襄字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冢

以望

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
太子亦病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

定計波太子詳下文則夫差為太子波之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夫差日夜告於

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

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閭有

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

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

子者莫大乎波秦疑衍之子夫差闔閭曰夫

差當有字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

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

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為太子使太

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

池在平昌南城宮華池南城宮舊傳皆在長洲縣境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春

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名姑胥旦食鮪

山越絕作組山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

城在吳縣東北吳之離官越王獻西子於此走犬長洲有走狗塘田獵之地也斯止闔閭之

霸時於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音婆秦為郡陽縣屬九江

郡今饒州也徐天祐曰吳楚世為仇敵吳自伐巢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楚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而昭王即位無遺城不有吳師則亡臣伍員伯嚭為

之也其間釐醜棟檪麻五邑之役與清浦由非舟楚懼吳兵復往乃

諷岸房鍾川來雜父之戰此書皆畧而不詳代云

左邱徒于蕪若

蕪若字詭當左傳定公六年吳太子終

乎遷郢於郢史世家闔廬十一年吳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

十一年即定公六年杜預曰終累闔廬子夫差兄史以為夫差索隱謂名異

而一入耳此書又以為太子定伐楚按番而不著

其年未詳孰是郢音若服虔曰楚邑今壽陽也

當此之時吳以子

胥白喜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

越

左傳定公十四年吳伐越勾踐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史世家

年表皆記之闔廬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畧其事何也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